

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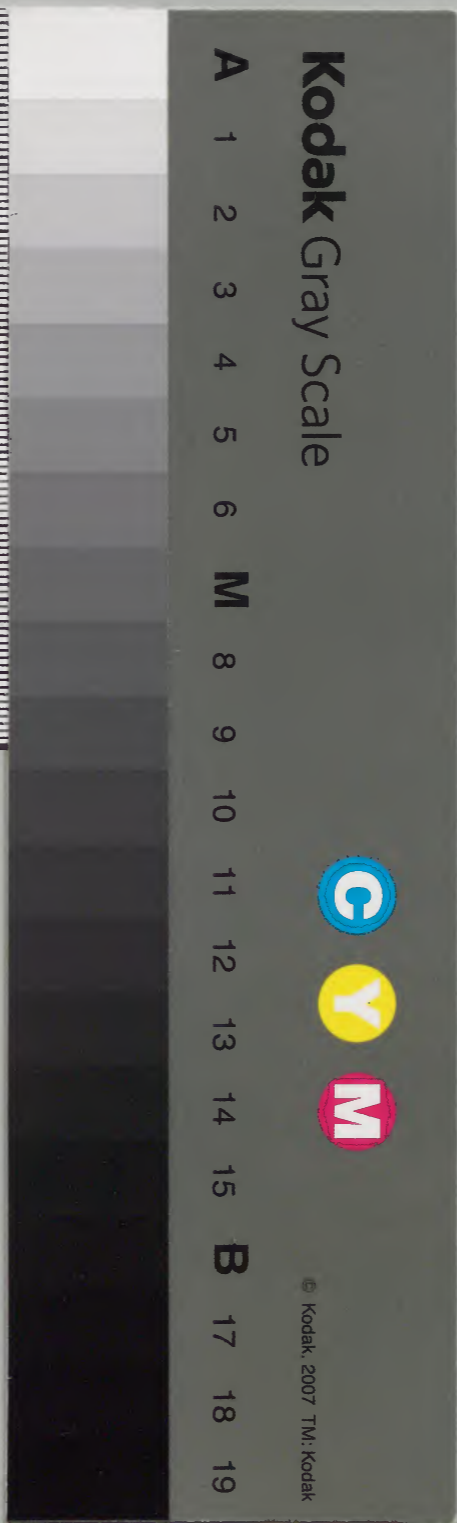
十四

和書門			
二六	一三	二四	二八四〇七
冊	架	函	號類

内閣文庫			
五〇	二八	二四	和
函	一	〇七	書
七六	七		
架	冊	號	類

(十四)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8407	
冊數	25 (14)		
函號	150	26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小早川蒲生瑠傳第十九

卷四十四

備前族秀秋者、秀吉所子養、木下家定子也。初小早川氏絕、其眾立毛利元就、仲子隆景為主。隆景深沈有謀、善事秀吉、以降一佐、功封豫州、降薩以當一面。

封筑前三十三万石、拜侍從。小田原之役、令隆景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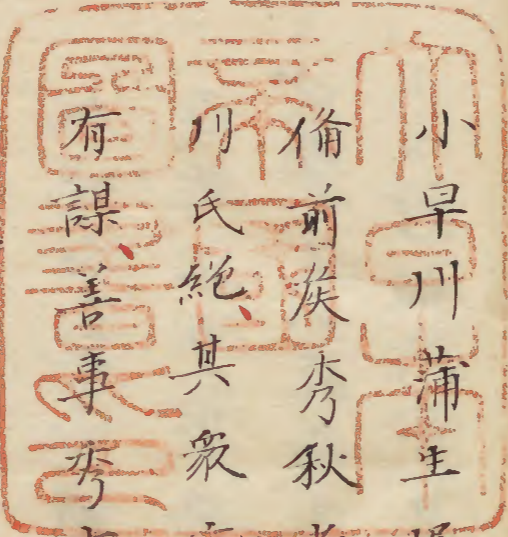
清洲、竟用其謀、平小田原、以大老伐朝鮮、并止三位

中納言、秀吉定天下、隆景謀居多、所出号令皆其所

預定也。然隆景以輝元不肖地廣、天下為毛利父之

不幸、迨得筑前、愈益不安。又聞秀吉欲以所子養右

衛門佐秀秋子輝元為嗣、恐其宗竊移而絕祀、佯為



不知見秀吉面乞秀妹為己嗣致仕居三石建孔子
廟而祭之將死召從子吉川廣家曰無德廣土禍也
天下有事固守勿預諸侯後廣家忘隆景此言大為
國之禍秀秋已得有筑前易置將吏不用隆景約束
殘忍虐使民浞夫人惡其不事于己日夜以所聞告
秀吉、憂之以山口正弘為相復行隆景之法秀
秋怒曰孰為國君受制臣下者今國中有敢循正弘
者斬正弘因稱病不出救蔚山躬親斬十三人大破朝鮮三
成樓小川丸馬秀妹悅之不得惡三成、曰秀妹職當守釜
山而檀離所部貪首功若失釜山無一人得歸矣不可不徵心秀

吉竟召秀妹曰悔遣汝秀妹大恨曰臣奉使不中旨不願生
臣不敢出秀吉怒從秀秋北庄与正弘大聖寺高臺君恐求
解于神祖与大谷吉継更為言得止是以深德神祖而望浞夫
人欲死三成母何并中納言三成作乱推輝元主盟徵兵天下
秀秋至阪勝俊在伏見高臺君不欲秀秋伐奉行等陽為
和兄弟俟東兵至會勝俊出歸京師秀秋通使于鳥居元
忠所欲与守伏見元忠不許三成曰秀妹雖有貳志至親也
殺之謂天下何莫如咱以利倂尊之為主將代孺子為諸侯之
師秀秋既不得伏見攻省之獲松平近正内藤康長首敵
益倨見秀秋至不起秀秋怒罵之跨馬直去三成又使言攻洞

津秀秋不可稱病、生軍于鈴鹿、三成謀遣平塚為廣戶、田重政請
事見之、掩而捕焉、秀秋不之見、率兵登杵尾山、備三成等欲伐
之也、三成秀家謀曰、稻葉正成卒、岡頼勝善勳主之心、与二人
三百金封十萬石、侯表秀秋為關白、封播与二筑使、服坂安治
朽木元綱、小川祐忠、赤座直保、平野長恭、陳松尾東蔭、為之備
而不知、且將蔭己、与之合、神祖進兵至關原、秀秋及且將自後起
伐吉繼、揮鞭瞪目罵曰、豎子、汝忘我免爾千罪、助生不能
斷汝、吃死為厲、殺汝自願、死東兵竟捷、神祖見秀秋至、起勞
之、非子之力、寇尚在此、秀秋再拜地、不能言、遂進攻、沢山論功
封備前、備中美作四十七萬石、是從益橫肆、無憚、日夜飲酒、不

止、老臣杵原下野犯顏強諫、秀秋怒、召其子加賀併殺之、骨骸之
臣頼勝、正成、杵主馬、等皆亡、慶長七年、國數有妖、秀秋居大坂
馳一日夜、至岡山、見吉繼、至發狂、卒無子嗣、絶

會津、侯蒲生秀行、藤秀、鄉後也、世為江州人、自曾祖
時居日野、大父賢秀、降尾為柴田勝家之屬、既背勝
家、從秀吉、以女奉秀吉父氏、鄉年十四、殺人、自尾君
時從軍、著名為飛騨守、天正十二年、食松島十二萬
石、小田原平封氏、鄉會津六十萬石、木村重滋、大崎
三十萬石、曰重滋、汝父事氏、鄉少頃、伐九戶、降之、伊
達政宗、間誘豪傑、作乱、葛西欲為氏、鄉重滋、罪滅之、

併有其地氏卿聞重滋困于賊召政宗与往救之政宗陽以賊不足慮又稱病作不進欲待氏卿于賊合併擊殺之而氏卿所至尾碎以故不發是時奉行長政居甲聞奧乱至奧見氏卿欲伐政宗長政恐二族俱傷執政宗將伊達成實片倉景綱与氏卿乃止秀吉誅重滋召政宗貴以与賊交通又有与賊書政宗大駭不言久之曰偽書取政宗佗書比之果如其言秀吉乃赦之以氏卿為少將九戶又及氏卿攻降二城与長政等破走政實增封七郡通前百万石拜從三位參議氏卿在軍賞罰不降時是以收租不

能十之一秀吉畏其能使石田三成鳩殺之欲納其妻其妻尾君女也斷髮自誓曰叔肯出此諾秀吉怒三成竟欲乱會津見蒲生鄉安言大無實言使兼國柄國人不和秀行已立如伏見亘八左者導作諸不法事鄉安數遺書讓之亘不可募死士刺殺之秀行知鄉安為之請誅鄉安不許請以會津代之秀吉將与之三成曰前命兼國柄以誅罪人殺之上命恐有所壅秀吉乃囚鄉安子肥後從秀行守都宮以娶神祖女使神祖決其國事南山多盜賊至會津事起得貨為寇衆者千餘人秀行討咸平之神祖南去留廢

長子結城侯宇都宮秀行居氏江要險塞設守備候騎不
敢南出居二年從會津侯丁未泐從秀行封會津侯從
三位參議二祖遊其邸罷之甚至又治御安与三成
交通事俞肥後誅之秀行淫虐作無益之刑或繫足
二牛鞭之牛駸左右去其體已裂投毒于河觀魚死
死魚浮河三日鄉成諫不用去慶長十七年秀行卒
子忠卿立賜松平氏為下野守也鄉成復其位而忠
卿与弟忠知暴戾過于其父又咸知其亡大坂之役
守江都元和五年圍藝侯執之八年定山形上与世
子置酒其邸厚賜之寬永三年拜參議于京師封其

弟忠知為上山侯明年忠卿死無子從松山侯于會津
從忠知為松山侯賜松平氏後七歲余死無子大宗
念二祖受忠卿兄弟將求妻遺腹女者而立之未得
女死卒絕其祀

越後侯堀秀治、王父曰秀重從尾君起父曰秀
政謂姑之子奥田直政曰天下方不可知無心腹之
人功名難立請与子為君臣以先有功者為君事之
既秀政有功食十萬石直政欣然往事為相見驩甚
如魚之得水与謀無遺策秀吉平越以秀政為澤山
城主未行從封北庄以村上義明溝口秀勝為附庸

合為三十万石迨去小坂留秀政獨禦冬尾明年拜
侍從左衛門督賜羽柴氏秀政乃賜直政堀氏為丹
波守直政子直寄質于坂秀吉異其才与万石之地
監堀氏秀政卒于小田原軍中秀吉歎曰惜哉秀政
雖其尚存孰有小田原而以秀治幼欲奪北庄時直
寄為使者待事于坂見秀吉曰先臣秀政死于王事
其孤雖幼豈嗣若孤不得立使臣之罪也請先治臣
之罪雖赦臣、不生還秀吉乃立秀治為嗣侯後從
越後侯于會津從秀治封越後五十五万石使直政
食川羽五万石直寄阪户二万石賜羽柴氏父子共

為國上鄉神祖將伐會津使秀治自津川入秀治未
行三成遺書与伐江戸秀治乃會群臣計直寄曰大
閻封公于越後以越後及其孤子直政曰不然大閻
雖封公于越後堀氏起於織田氏之時先君未嘗忘
復織田氏而卒不成其功者天奪之時也臣雖父子
不語恐言洩不利于國也以臣之愚雖祈幼主不為
棄先君且三成非以死許國者不遇完倅幼主而攘
權耳江戸強而得人心惟衆必敗秀治曰善傷許使
者三成是以不慮越後是時盜攻殺下倉守直寄伐
斬五百余人賊亦圍三条直政与溝口秀勝擊敗之

追取津川三成死神祖賞直寄二万石以松平政忠
女妻之慶長十一年秀重秀治咸卒子越後守忠俊
毀春日山治長岡上名桑名族女嫁為夫人賜松平
氏十二年直政死長子直清前妻秀治女預政賊之
攻三條巡歸于直政之怒不列使歸擊賊因是亦
立功然中自慙而忌異廿弟直寄之勇而有謀自直
政死後四年譜而逐之桑名族恐忠俊得罪如駿見
執政欲遣直寄不能德祖親聽其獄直寄与直清及
弟直重直之堀利重也初直清悅法華惡淨土使二
徒相雜殺淨土僧十余人神祖聞此語出曰誰蔽其

罪而信其言直清曰決者智者也神祖曰唯智能知
智汝自以為智無忌憚雖它事莫不然直清之黨屈
從忠俊于岩城執之放直清于山形從是直寄居駿
府救火適旨封万石甲寅為後軍攻阪乙卯將踰龜
瀨軍吏曰是守屋古道未嘗有行軍者直寄曰我固
不虞止麾軍踰嶺從松倉直政陣夜半有火忽見忽
滅總督戒備之已而無火直寄不出曰夜襲人有
用火者是必非戰是老將後至厚聚以待間之後藤
政次也失道不至明日進与政次戰直寄橫擊破之
又明日戰于天王寺斬首一百級神祖病大漸命諸

將有如行軍高虎為前驅直孝為中驅直寄將奇兵
莫不克封直寄五万石從封長岡八万石三年又從
村上食十万石上及世子知直寄有將畧緩急可任
常數召見或遊其邸甚親貴寬永中卒孫直定四歲
立為侯四年死國除直定之立分村松封叔父直時
孫直利憲宗時為謁者兼祠曹以子同僚不相
得免直利子直長德宗時卒子直亮曾与夫人騎避
火自知婦人之不如朝夕媿習顯名一時夫人守山
侯女也常語人曰婦人欲外柔而内剛外柔則不犯
内剛不為犯稱為賢明婦人

秀政弟利重仕德祖從上甲之軍後代并伊且孝為
官衛將初大久保忠隣使利重娶本多康重女不仕
聞追忠隣得粟本多正純發其事因利重于守都官
明年脫身如阪從松平忠明攻城元和八年正純以
謀反奪侯從奧平忠昌封守都官以利重告正純反
封王取万石以忠昌知番監國事既入為官衛將遷
大衛將江户平卷者並祠曹利重子利政終于大衛
將無子久世廣之以天方通周為後延宝七年土屋
賴直不循法廣之許免侯數直怨之會通周有狂易
疾數直言上收其邑

直收次子直重以越大臣子質于江都攻取為土井
利勝軍之先鋒封須取卒曾孫直矩當德宗時以村
松侯弟直英為嗣神大衛將子直寬大衛將伏見尹
忠俊失侯直重任季弟直之為官衛從兄攻取以斯薄
田魚相首為行人遷御史式部少輔江戶尹終于祠
曹子直景自官衛補行人自食邑父死併為万石列
奉朝請式部少輔至孫直勝無子立村松侯子直央
德宗時老立弟直恒皆須取侯弟也諸掘氏仕朝至
諸大夫者多不著錄

秀治有二弟曰親良事秀吉賜羽柴氏曰正成養于

近藤重勝蒙近藤氏秀治襲封于親良二万石正成
五千石從越後封親良藏王山三万石親良乃割邑
与正成為万石明年美作守親良從秀吉之名古屋
直寄之破下倉賊親良襲余寇下田山破其柵賊竟
散二袒賜書賞其功慶長八年親良見秀治病怠政
大臣卑權思自免咎子侯子鶴千代与邑如京師十
年自薦事江都上悅迨忠俊失侯自直寄咸失邑上
使本多正信如親良家封万石徵正成為尚食畿部
正十六年妻父淺野長政死分其邑直岡与之大阪
之役從土井利勝為軍鋒後正成死上命其子直重

師前所受親良之地寬永中封烏山卒子親昌分地
子二弟從封飯田卒子親與貞享初卒于高田立重
直子親常、給事于中一年出為木所防火使五
年復入為親信卒親昌從孫親賢立享宗時卒于火
次今族親藏其次子也

史臣曰孟子曰為淵飲魚者獺也為叢飲爵者鸚也
文慶之際天下苦豐臣氏之暴而歸神祖之德非務
久其所為而自然收其力勢不得不然秀秋至親而
興募成于淀姬秀行父有大功而開隙于其母秀治假
權于姊之家而亡其嗣肉德之喪不可不懼直寄不

震巖成一言定君設使於兄弟相閱之時高引深道
退無怨言雖古烈士何以尚焉惜哉計不出之亡君
而為身之榮与斤桐中坊同謫矣如親良分母弟邑
出避重禍柳市覲矣

西加藤福島田中傳第二十一

卷四十五

加藤清正母与秀吉母從父昆弟而早死秀吉母乃
所兒養長有膂力執三槍拂之即斬初為軍侯騎配
冠城先登從破越兵千賤岳拜主計頭食五千石属
以騎二十人卒百五十人定九州封熊本三十石
肥後背大族難治前侯佐、成政坐被誅清正至撫
綏有方屠一城而國中無動者是時小西行長封八
代為賊所害清正助行長擊平之大被賞功行長望
之又与争境界不平行長善探意指私事奉行清正
質謂不求媚于人以故無輔之者訟常不克清正益

怒迨伐朝鮮並為先鋒競欲立功相傾行長冒風光
發板釜山東萊清正為秀吉相地千名古屋度營壘
處所以故後諸將期聞行長報大怒攻板釜海昌原
追王至咸鏡道捕虜言臨海君珪光海君輝所居清
正語獨島直茂欲與行直茂恐韓虜欺之不可清正
獨走五十余日捕得二王子王也之父王子也及從
者二百余人遂伐兀良哈燒其都兀良哈知清正兵
寡追之清正且戰且退還軍子安邊於是徵租稅給
軍食清正不妄殺掠韓人畏其威而懷其德故軍亦
常定時直茂得韓吳女明將使人謂清正曰明兵百

萬復王城斬秀家等皇帝善子不妄殺赦子罪令朝
鮮具舟送歸日本子其還二王子及所得美女清正
留使者求美女子直茂至則召使者曰一王子在日
本非我所能得也我海東一男子非進美女免死者
我聞明兵四十萬踰山日不過一萬是不出四十日
殲于我乎明兵皆盡直進入明皇帝恐不免為二王
子何暇愛美女臣謹誅之除皇帝之患引美女斬之
使者見清正斬美女目不敢視耳不敢聽再拜走出
秀家居王城以婦人聚結道路不通呼諸將清正獨
伐賊克明三十萬兵江南兵十萬度江王城益城足石

田三成欲歸釜山清正罵曰子恐江南兵乎我為子
取之夜伐敗之斬其將赴水而死者不可勝算又破
臨津取倉粟三成竟白秀吉棄王城行長於是欲破
清正之功銳意講和清正亦欲破和議專從軍事拔
晋州先登策勝攻安原伐兵破明劉筵會行長歸言
清正稱豐臣氏微至伏見至則地大震清正還入城
救人尤多神祖知秀吉意解言赦之賜豐臣久秀吉
怒行長多端欲誅之益發兵至朝鮮王走梁山降明
兵敗于全義館明兵亦益出伐破之蔚山事在朝鮮
傳秀吉薨諸將皆還行長獨不能去清正厲諸將久

迎行長、泣曰不意君之義至此願釋前憾清正
笑曰我為國不為君且君善三成不能善我三成又
謂諸將曰始我從諸將馳不測之淵不虞復同歸日
本請從此往來叙平生之驩清正曰去家七年孰無
一粒若宰相臨尚具棹粥遂与鍋島直茂里田長政
赤信勝初行長怯懦貽國之羞請誅之又与諸將劫
三成叙軍功不平三成是以罷奉行歸沃山慶長五
年神祖將伐會津清正夫人者神祖之內兄弟也於
是尤憂神祖請問曰方今之事所伐非會津而在咫
尺之間拒命非景勝而在腹心之人以朝出難必夕

作夕出雖必朝起必不若遺忠興正則長政輝政高
虎此五將必能破會津又令秀治義光政宗自具鄉
入景勝之首可致神祖曰不然會津平余無足憂者
子為我居肥後鎮九州造三成作亂清正使人輝元
請和則輝元不許曰和則改之右臂不可得望君苟
有功何患無賞清正曰嘻惜不可知之地而飽不可
得之人不敗何待假令三成實忠与之亡者孰少主
是時阪門不啓防貨子亡者大木土佐為病輿出門
吏初怪之後知其有急易夫人行伏水槽津吏不知
清正已得夫人之還將攻立石、、已降還拔八代

有勳斬薩將于小川薩兵圍佐敷者解去取柳川降
山下初神祖許与肥後筑後造三成滅筑後封吉政
肥後封清正慶長八年朝江都進從四位下肥後守
時大嘗作規畫有所不足咨清正而後起工清正輸
石過所命從是城名護屋皇都神祖召秀賴于京師
恐欲無往清正幸長往來居阪回諫往見遂從行從
與神祖義之為賴宣納其女為夫人清正悅曰豐公
安雖死無恨歸主國卒初神祖語本多正信曰九州
探題莫過清正然果敢使氣雖任清正聞之以為身
豐氏姻戚不容無疑外示威重內畜倡仗日夜送樂

清正入敵國雖敷百里探甲負糧加西陳相臨前
士卒同辛苦韓人畏之呼其名兒傳啼云性不好酒
見士必先問飲不尤惡詠歌者晚年誦論誦詰悔不早
學而所慕利家一人已清正卒上為嗣後忠廣弱令
藤堂高元往免運租毀墨壁而忠廣驕侈厚歛舅加
藤丹後者美作子也父子共居鄉位元和四年御大
夫三十二人詣都告上親聽其訟加藤正方等言美
作父子專權亂政玉目丹波造二大船運糧實欲之
大阪秀賴乳母子居熊本丹波資入改橫江清四郎
歸自阪曰神祖敗歸二弟上入伏見丹波聞之大悅

事皆有驗忠廣娶會津侯秀行女生光正上為之故
不究竟逐美作父子丹波誅橫江之黨三人專委正
方政寬永七年光正元服賜松平氏明年光正有罪
微忠廣又或勸舉兵及正方不可即日就路光正遊
戲無度語舍人曰我使汝將汝門于集開圖志之舍
人戰粟不能對因大笑為樂是年上將之光陵光正
遺書空賀正俊無封題正俊不受遺并上新右茲書
曰待上陵發兵子為我語利勝前使正俊不月語云
新右得欲捕使者、七去不知從何告諸酒并忠
心初正俊舍人見養馬者子使者奴語問養馬者此

奴曾共居某別後七八年莫知所如適見未及問倉
皇出去利勝令二卒挾養馬者行都下求前奴數日
得之事肥後世子家人曰并云擊白坪于獄併得与
舍人戲之事忠廣所言無異六月朔上朝諸侯曰忠
廣不能治國嗣位初檀婦子母于國嗣子光正侵土
惑衆大逆無道然忠廣應徵速至言子之事無私光
正於法維不赦實無友心並赦其死奪爵遠徙若有
不中眾列族言之無諱列族咸曰當是及從忠廣于
庄內使食万石囚光正于金山國除忠廣當如庄內
見左右非其人自悲作詩見者無不流涕德宗初求

清正後帟松与邑奉祀

加藤嘉明上弓人也父教明事私平好景、死去
如京師嘉明始及事尾賤岳之戰從秀吉疾闘久之
分於路封嘉明攻朝鮮將水軍攻唐島戰墜水敵以
楫擊之援其楫上舟奪大楸數艘諸將欲去蔚山秀
吉怒聞嘉明獨不肯云悅封之真崎十万石三成欲
作進嘉明日不十將不能三成何得從至小山還軍
于清洲行人直吉為使語諸將公殊無發意諸將愕
然嘉明曰是臣等之罪也夫三成名為幼主我等威
出大崗下按兵不戰於公不能無疑我輩朝戰公必

夕至諸將咸曰然合兵取岐阜神祖乃出兵見嘉明
執子曰子忠誠何日忘之嘉明望三成不叙朝拜之
功欲親斬之而報其恨趣戰尤力然至三成敗反厚
聚備不虞不與諸將爭前負首功天下已定封松山
二十万户當朝江都為世子友甲黨上心雖嘉明等
潛謂忠輝曰嘉明正則長政等亦可信也汝聞我不
利速屠之嘉明乃遣子明成至長良一候騎引兵涉水
又或語明成曰寒夜涉水逢敵不可用騎曰不然我
後諸侯何以空說慮之口闕兵百万連營數十里一
敗何惜凍不至死破不至亡安得不濟明成曰善渡

河斬百余級上大悅明年從嘉明居後軍明成白私
山盡發諸軍神祖語德祖諸侯嘉明極謹慎以為參
人尤忠子我然好以小事相望德祖曰然則不久乎
神祖曰卿有善謳老媪解曲夫人謀反必得豪傑舉
事當是時欲無及得乎時浴冠子擇勇畧超人者蒙
之甲大宗冠時嘉明充其選諧侯榮為嘉明弟曰忠
明詐破藝將全真崎迨嘉明高虎增土爭疆畧下平
聞高虎政忠明日縱使以是得罪不可使弟獨死將
出兵河村權七尚弱止曰君無出也是必今治侯之
謀也若信即難救不及言上報仇抑無晚也高虎果

以其動兵聞無驗事罷上為從高虎于伊賀福島正
則奪侯率兵往定其地蒲生忠卿卒上欲封高虎于
會津高虎惡會津數代具君讓于嘉明、不曉詣
高虎謝釋前恨嘉明封會津三年卒子明成立部南
部重直加藤明利松下長綱渠江都寬永十八年弟
二本松侯死以不請後國除侯名明利初封三春与松下
長綱同属會津初明成吞於財採金國饒足起城郭陷於圍
上所請其餘事多聞于上者國相掘主水燒橋亡追之不及聞
后高野使人往索不与明成益怒上書請以會津代之甘心二本
松侯卒之歲上命捕主水、上變告明成前攻改通使城

中明成白臣父被召冠世子謂臣曰奉命与不在汝
臣當時不曉臣父之言臣父曰我死汝代侯以死守
節大善不則我辭臣因誓天地使臣父冠世子臣雖
愚忌背之哉其書尚有可驗執政之臣議曰明成縱
使有之不可以主水言罪夫人臣宜以死明其不反
主水相大國不知事君之義恃寵背恩甚無道可使
歸就戮會津上命加議明成知主水妻子隱鎌倉菰
使往捕同梟之市隱主水妻者水戶侯女主英勝寺
者也天壽主為言明成不請捕亡人無礼于水戶侯
事不可解國亦不和執政諷明成依上書之言納土

地寬永二十平車也上乃封其子明友字子默于吉
永万石使養其父台庶彙使盡仕保科正之稱曰吾
知加藤氏三世唯子默不可及憲宗時從封水口二
万石為奉朝請子明英補奏者兼祠曹遷奏政增邑
封壬生明英資大國余業行万金求官云明英與子
卒立弟之子嘉矩復從水口

福島正則秀吉從弟也少業近戰賤岳有功食五千
石頻移爰于龍野從秀吉長定四州從封令治小田原
卒食清州二十二万石渡海擊朝鮮秀吉薨用事者
不便神祖末柄正則以為身備肺附与連婚内外倚

以為童交和為子正之約婚于久松康元大老奉行
切責之為背約正則不屈申老為居間事解遂与三
成有隙欲殺三成從伐會津至小山諸將諫曰會津
四方人皆死士也烏合之衆未易當神祖曰弟進我
為公等虜豎子正則曰一夫必死萬兵難進况四万
衆乎臣聞盛者易衰請留兵觀其變居一日聞三成
連諸侯圍伏見集諸將謀莫敢先言正則曰公誅三
成置禰子于何地神祖曰此非禰子所知也誅三成
便已正則曰公不負禰子孰負公正則為公死左援
厄酒石據長政膝顧長政曰以此酒飲三成肉神祖

大悅賜之乘馬一疋然深意正則為變問諸長政長
政矢言無它諸侯妻子在阪未敢言誅三成陽為引
兵西細川忠興黑田長政京極高知加藤嘉明藤堂
高虎生駒正俊蜂須賀至鎮寺澤廣高金步長近田
中吉政德永壽昌筒井定次稻葉正道分部光嘉市
橋長勝為一軍正則為魁淺野幸長堀尾忠氏有馬
則頼中村一栄一柳直盛山内一豊松下重綱西尾
光教九鬼守隆戸川達安為一軍池田輝政為魁井
伊直政本多忠勝為監軍集清洲待神祖之至修器
械攻降城邑初三成欲降清洲大崎長利不聽神祖
後聞之曰破賊長利功也頃之諸將宣言攻大山稻
葉負通等去岐阜之大山正則涉河屠竹鼻如輝政
破敵于米野使、謂曰君背約伐敵詰且不能後君
君在我前我伐君輝政曰我非背約以敵未成也伐
敵敢不守約正則尚猶不平嘉明曰君何怙焉輝政
先至岐阜我從君伐大垣明日伐破岐阜織田信秀
將死正則止之九月十四日神祖至岡山執正則手
謂諸將曰明日無敵其夜三成如岡原雨衆誼謹正
則請躡之十五日神祖至岡原嘉明定次擊秀家于
野上忠興直泰貞通直政忠吉与薩侯戰廣高直盛

建安破行長集秀家軍長政吉政長近代三成、
分兵左忠勝以長益等擊之共攻薩侯既言謎死東
兵疾趨大呼擊動天地正則所當靡不克三成大敗
此日正則功為首上既敗三成令正則輝政長政幸
長先入京師為使向高臺君持上至正則又如阪見
秀賴遣人說輝元外出以功封執備五十万石治于
廣嶋正則乃見有功者福嶋治長跋尾関石見眇長
尾一勝擊丸石竊晒上怖然曰三子助君顯名天下
汝等無病立何功從是正則恃功殺伊奈今成如藝
叔嚴島祠田國人大駭秀親病瘧諸侯潛遣使者正
則親往見阪不振說秀吉所善遇者盟于阪殺子正之
婦其妻神祖所名康元女如越見秀秋曰漢之事君不惜一死然大
罔有遺命未敢以身許人泣以勸秀康時大興作城江駿皇宮名
護屋笹山正則如名護屋私輝政曰如都城孰敢倖功為
諸子發諸侯見無謂也見上能言天下之事者足下
也益為一言之輝政未對清正屬聲曰大又夫不言
則止言則苦無築正則口噤不得言輝政大笑以為
戲然役未畢集神祖聞正則語曰輝政曰頃聞列侯
苦役其早歸國得我之至於是日夜趨彼城成甲寅
饋糧于阪八万神祖使其所善竹中重信語曰舅甥

有相賊之心助是成長益治長之為也殺欲與鄉往
誅二人而衆不能無疑子卿、為我遣忠勝正剛乃
召妻子江都為書遣秀賴曰公得鑄鐘之責不忠所
以自明欲以區、之阪雖天下譬猶螾蟷向卑狂妄
取滅亡亦孰怨正剛乎公義齊一家為公計至孰今
之時詣駿詣江者咸言公之事公必東大夫人以塞
衆之言衆無言則上意自然安而阪無憂若苟欲難
天下正剛不得顧親為先鋒攻阪者正剛也妻子已
在江都上必許焉又潛遣心腹之人語忠勝忠孝不
可並得汝竟攻阪乎抑亦棄我乎棄我殺我汝之不
怨忠勝不從捕阪使者攻阪偶加賀侯上淀夫人書有熊本
廣嶋納糧大阪事一祖祕之乙卯未至城破三成之乱子正之從関
急軍茅正賴走入長嶋見圍月余已解封宇多侯久之殺正之立
忠勝正賴暴被害為正剛故不治後貸尼金偽造及之尼訴之又遣
死士刺上書乙者破攻之年免侯毀其城二子為仇所殺
正剛將祖父江清長使見神祖戰関原有功薦為朝
臣以属青山忠成蒙青山氏甲寅以通攻誅死人咸
意正剛使之德祖人畱正剛神祖病篤召正剛曰我
為子言使歸國善撫士民為自計夫大丈夫孰無意
于斯乎我病如此不復見子正剛得此語伏地而泣

汗流浹背少頃神祖顧正純曰正則謂何正純曰大
同時正則未嘗貳于上而況于今乎豈謂得責于上
如此臣不負上、何負臣云神祖釋然曰人果不可
信我欲聞此語乎正則出語德祖曰我死從之德祖
以為雖不臣有闕原之功欲問不敢曰正信問之正
信時致仕杖詣朝曰秀賴所親莫過清正、則幸長
台秀賴京師清正幸長從從不離側正則獨稱病不
至神祖深義二之取其女為二藩夫人而薄正則為
人長子正之嗜酒有狂易之病拘使餓死平生善怒
無士庶老幼觸之便死性貪身庶大國手執戶籌積

畜不知止孛稅暴使三州之民不安其居或有殛死
者所貢蒲席減賈強取後遂麁惡不可進御上箚盡
他沽得有司之責而誅鬻者天立人收非肆其志縱是
欲也安州使得其附也慢上之命輕民之生罪不容
死正則之暴如此存之二州用殺之二州安凡神祖
嘗苦歷艱于一世而不辭者為天下萬姓也而外二
州私有功非所以奉祖廟也上猶與未決請增其城
上不憚曰毛利氏有十州而居此城言僅二州而增
之者何城成則使人視之六於所請命毀所私增少
垣城之東南陬以無從役不之應元和二年從朝京

師祥從三位參議五年六月忠勝從上如伏見大買
兵器于京師上乃暴其罪從正則于津輕未行政食
河中島四万五千石父子同日就擒明年忠勝死寬
永元年正則卒御史將檢其死未至燒尸以葬以故
嗣絕憲宗思正則功召其孽孫正勝為宮衛將伊豆
守死無後德宗時賜庶孫助六邑奉其祀初大臣恐
正則不就命大田吉正曰正則所為莫不成若知無
益不動果如吉正之言

田中吉政江州田中人也弱耕田吉見一將軍過田
中導從太盛大息曰大丈夫當如此釋耒往事官部

善祥及秀吉曰善祥養子秀次立為嗣擇可為師保
者莫若吉政乃舉為之傳食八幡山三万石從秀次
至小田原封岡崎十万石而吉政以直諫廷秀次稱
病不出竟不坐具敗時至小山三成遺書自後起應
之又使善祥子長房助之而不告吉政、陰受上
之誠善報誤之久之長房以吉政出閑不與之言恐
其擒之棄軍獨亡吉政追虜之海上是時長子政頭
質于江戸亡欲詣軍所吉政恐其反遣騎木阪告吏
勿出閑既先渡合渡父子共戰閑魚三成敗進攻沃
山吉政募人燒壞屠之無三成死還圍伊吹三日三

成病痢不能行襪履管笠腰鎌而卧吉政以婦善過
之欲死不許滯之六津以功封筑後改筑後守事上
恭謹無過惡長子輕仇發之立次子忠政卒甲寅上
命忠政待薩兵過而出國以故不及戰明年至兵庫
而還元和七年忠政卒無子國除封吉政弟政弘三
万石項之卒以女壻菅治定政為田中氏宮大衛將
主殿頭邑二千石元祿申定政曾孫定陰無故自殺
田中氏竟衰

史臣曰清正等四人以悍鷲之質列位千侯伯正剛
恃功好殺懷貳吝財有一千此美能不亡豈故身因
此隅焚死中野清正惟稍近道知有利而不知有義
後嗣罹禍抑亦有由也嘉明吉政於諸將謹慎而子
孫遂衰豈不傷哉



池田黒田藤堂傳笈二十一

卷四十六

池田輝政父曰信輝伴資平後也方足利氏之衰有
瀧川恒利者居幕府尾將一益季父也楠正行遺腹
子曰池田教正孫政秀以女妻恒利使蒙池田氏恒
利如尾通尾君乳母之弟正信輝以故幼与尾君狎
親及長殺人亡命乳母為言使立功贖罪為射者小
校攻星崎還為備後守擊殺尾公子信行、其居
之弟前將代為嗣者也尾君悅与其室封犬山稱為
紀伊守既伐取花熊尾崎兵庫乃以大阪与信輝、
、子之助輝政從父有功賜長者伊丹賜少者尾崎

父子三人同日受邑尾君薨孫秀信幼信輝秀吉討
尾君之賊克之與勝家長秀議共行改從信輝于大
垣之助于岐阜輝政于池尻秀吉於是欲亂織田氏
許信輝濃尾冬謀信雄信輝潛台表長一堀秀政謀
請信雄上州信雄告之冬公笑曰反覆之從不足持
也信雄乃謝欲使者信輝怒襲犬山屠之潛兵入冬
公敗之于長秋信輝之助長一威死秀吉乃與輝
政十萬石還自薩賜羽柴氏又賜姓豐臣小田原平
封吉田十五萬石伐九戶至固分守是時北条氏直
死良祥主寡居秀吉命嫁輝政慶長五年自小山西
出與福島正則為二軍為之魁收諸侯質于千吉田
以主故也迨將攻岐阜正則爭先不共監軍忠勝謂
輝政曰君當推成事何故與人爭立功輝政乃止直
政謂正則曰河上之聚侯之民也舟筏易備願侯道
西正則乃使輝政東輝政因破岐阜二將正則怒不
侍已而破敵燒市絕其路輝政少長岐阜知道曲折
攻水路立旗城上而正則降秀信與輝政爭益疾將
伐輝政、乃聽監軍出城歸功正則初或將燒城
輝政止之以故不得為功既見上請當三成上不許
乞南宮下脩毛利氏之兵以德永壽昌市橋長勝橫

井伊織等擊破長束正家毛利勝永長曾我部泰親
僧慧瓊軍進定勢州以功封播磨為右少將又封主
二子忠繼備前侯忠雄次路侯為幼置長子利隆干
備前利隆母中川清秀女生利隆出主之五子曰忠
繼忠雄輝澄政綱輝興而怨不立己之子為嗣不善
利隆、至存車主不異所生撫群弟如子及出封
選壯士為衛兵器資財皆豐完諸子利政、虎成為
國上鄉德祖名柳原康政女嫁利隆賜松平氏拜武
藏守十三年天皇使人未聘輝政朝江都上屢遊共
邸給以迺路之資去則使近臣送出諸閔賜獵于武

撰之地雖以主故功德亦宜之云為人剛直御下以
寬聘賢下士楊忠賞功以欲矯時俗後宮之飾輿馬
之制僅比郡縣之富以為阪之變在旦夕積畜以待
欲令十七年朝江都拜參議主之五子皆賜姓歸路
朝京師明年卒于姬路子利隆割主之湯沐邑完粟
佐用赤穗三郎与備甲寅播備成尼崎二侯入神崎
攻阪上命具舟筏忠繼以後利隆從涉破敵神祖恐
二侯弱但勝遣城永盛監播備兵利隆亦怨後弟見
阪將出欲戍之永盛不許神祖怒遂永盛分播兵塞
海口是時而諸侯咸入天滿利隆有馬豊氏偶望城

中失火鼓譟采之阪相善禦卻之阪相遺書利隆云
諸侯咸通使子我利隆批其使治所遣塞海口兵破
新家氏明年播於二侯軍于尼崎南自海上入中島
燒大曲斬千余級今年春良祥主忠繼皆卒以播三
郡封輝澄政綱從忠雄為備侯明年利隆病歸播至
京師卒子光政代立請為武藏守不許一年從侯于
因伯之地初輝政與人飲酒或嘲其短少輝政笑曰
我為子舞為子歌雖惡觀之歎曰勇知誰比封爵俱
高惟憂促儂已無所勞笑者大慚於是時宗族盛多
食賦百餘萬諸曹諸衛不知其數朝廷因是不憂西

德祖名本多忠刻女嫁光政為大漸時召入獨面承
命語祕不傳既備侯卒嗣幼以韓人未當過備上慮
不供給從光政為備侯寬永十三年部池田氏五侯
及平岡重勝建部政長九鬼久隆中川久盛山崎家
治戶川止安京山一玄毛利高直城江都上如光陵
命光政子知政事忠秋佐世子居守賜建神祖廟于
備光政賢喪祭不用浮屠國建學校鄉置教授試助
法除墾田省賦役禁淫祠創社倉發國量制等級起
廷議置諫官受投書獵習戰陳募而求士自鄉大夫
以下有一善莫不賞焉有兄弟爭財者同控而囚悔

而後攻孝悌遺之即中曾舉善事親者与之田後聞
其偽于賞請自黜侯曰何傷孝明于悅親庸詎知不
誠乎熊沢良今佐其君以道津田九源太塙海拓地
皆名于諸侯者也而光政善聽之嚴宗時通渠麻市
入海久之不与執政合致仕子綱政立封弟政言政
倫為侯皆津田所塙海之地也政言命為良今後是
時新宮侯重時卒無嗣地歸有司重時大父重利本
下間氏而輝政出也割播新宮封之為越前守甲寅
以堅守尼寄使任子朝卒于尼寄代官綱政既立盡
復建父時所毀佛寺大崇浮屠延享六年完粟侯敬

為卒其地入宗國初光政立其弟恒元為完粟侯再
傳至數焉、實綱政子也章宗時綱政卒子繼政
立信宗時繼政老子宗政立政吉憲宗時賜璽書為
列侯政倫為奉朝請補謁者利隆之後今有三侯
輝政弟鳥取侯長吉車秀吉賜羽柴氏封吉田時分
万石邑与之從如名古屋典伐朝鮮之舟還監大佛
二佐慶長五年政岐阜有功從兄伐荒兵進圍長束
正家干櫻井谷殺之定水口盡賜所在貨粟明年封
鳥取供土木之役無慮六卒子長幸立從為松山侯
二攻阪一收三原二城阪長幸愛次子三之助為娶

服既安信女迨長幸病安信与弟安經矯長幸命將
割松山之半侯三之助長幸弟長賴怒曰安信敢乱
人之家柝圍直入斬安經擊安信三之助各有助者
流血滿堂堀直寄家与長幸隣以壯士數十人未抹
乃定上聞因長賴然於法不得不殺賜之死免長幸
放三之助長幸志死立其長子長常為松山侯寬永
九年事也長常聞其曾祖臨陣常先登心欽之水野
善元曰此皆先君為匹夫時也至為將不然當進則
進當退則退知任之重也君為列侯欲徇匹夫謂先
君何長常悅此大賞善元為侯十年卒無子嗣絕

忠継五歳封備前九歳拜侍從九衛門督至父卒增
以主湯沐邑就封于備甲寅攻阪至今橋命門于高
麗橋敵將燒橋攻使了得燒神祖恐傷衆植柵勿戰
運土填壕又造梯數十示成軍罷明年良祥主忠継
相継亡初主將鳩利隆忠継知之每利隆見土必与
共入食則先嘗利隆以是得免於是忠雄代為備侯
分完粟封輝澄亦穗封政綱佐用封輝興咸前賜松
平氏政綱後病死無子上乃召忠雄与佐用讓諸二
弟輝澄輝興正保中輝興有狂侯殺夫人從失侯輝
澄罷伊木伊徹小川四郎委之政焉小川子小臣菅

遊白比顧金錢伊織數言不用亡從出者半于國事
不可掩匿寬永十七年上曰輝澄威不能悞下臣室
爭推不知糾之不可為君于國從鹿野令食万石其
史士徇私忘公無人臣之禮殺伊織遊白及其黨執
小川其余去適四方者勿借之舟若舍与食者諭之
於是咸殺妻子謫死無収葬者嚴宗時封輝澄子政
直為粟鹿侯寬文二年輝澄卒歸邑于官五年政直
死立弟政武分三千石子少弟政雄政武今猶比諸侯
忠雄七歲為宮内少輔賜松平氏九歲封泆路娶夫
人于阿波甲寅与阿波侯取博勞淵斬其守將上賜

書忠雄勇士横川元登其浦玄蕃明年兄備侯卒率
備衆伐阪己立為備侯寬永三年從朝京師拜參議
初安藤重信舍人河合某殺人奪備久之其子又五
郎亦殺人匿于河倍正之家正之友安藤正珍怨忠
雄前匿重信舍人忠雄求又五郎正珍勸正之勿子
彦根侯阿波侯仇忠雄請之于正正珍之黨益相聚
不解會忠雄病瘧將死召子光仲曰我死以又五郎
首為祭然忠雄卒事益解尾侯紀侯居間使出又五
郎又五郎亡所殺者无後迎數馬殺之于上野城之
下卒^忠雄卒子光仲移封因伯之地因伯碯碯貧國也

蓋以其父區亡人幾作亂故也光仲憲宗時老子綱
清封二弟仲澄清定為侯皆為松平氏以良祥主之
後也綱清無子以從子吉恭為嗣吉恭卒子宗恭立
宗恭卒子重穆立忠雄之後亦有三侯存
黑田孝高佐、木秀義後也大父下野守重隆從京
極高吉卻尾兵父美濃守識隆仕五着城主小寺政
識而居姬路賜孝高小寺氏久之政識死其子以孝
高子長政質于安土既悔逼使于藝遣秀高伊丹往
則見執小寺謂識隆曰伊丹為藝執子之子我有便
計為子以禍為福不然子之子不免識隆正色曰孫
質也子因也質因誠不同易之不祥君必悔之居三
年伊丹殺孝高得婦秀吉進兵入播亡小寺氏秀吉
欲居三木識隆曰三木僻不若姬路四通可容大眾
秀吉見姬路悅曰信与孝高結為兄弟曰父事子之
父以完粟之半封孝高時識隆病不起孝高從秀吉
伐藝与藝平未結會明智光秀弑尾君孝高見小早
川隆景假藝備之旌趣秀吉婦光秀既不利望視二
氏之旌大駭以為二氏率其衆至衆軍東之秀吉曰
楠廷尉亦生矣然孝高深以此自咎云小牧之役留
守大阪以監軍入九州以事被譴俄封中津十二万

石實數二十万石是時仇、成政封肥後按籍奪諸
豪之地諸豪不服肥後大乱秀吉誅成政遣孝高往
治孝高如肥後誅諸豪曰大同為公等誅所建之侯
公等以為得計耶大同若怒公等一旦使者至責以
君臣之義云等能高枕而卧耶為公等計不若避邑
請罪使者大同聞如此必悅還公等永世無患諸豪
聞之立解散孝高乃台首乱者殺之謂諸豪曰今天
下無事無事留于中者而使若之所報久不可想有
不忍言者公等何不熟為子孫計也諸豪乃咸自殺
孝高廉暴有大畧不好文飾然性不好殺平生所与
語多儒生秀吉歎曰跋兒不可及也率爾之斷勝于
我數年之計孝高因伊丹三年不履戶庭且遂寔故
之孝高有功不見賞知秀吉忘其才恐不得自全佯
病乞骸骨不許初長政為質于高臺君愛之養于後
宮因得事高臺君為屢見言之乃使長政鉛封削髮
名田如水悉置无石不出嘗從容調左右曰誰代我
有天下感愕然莫對久之曰嗣君在何發斯語秀吉
曰汝何多諱第試言之我所思慮誰指於是人言
所見神祖利家氏鄉秀吉大息曰然何有天下者多
為之上不亦難乎然我所謂異於斯彼跋兒先三子

有天下左右曰跋見稚智僅名一城胡能為秀吉笑
曰彼智足劇諸侯、劇得大國不難且汝不見掖
面即起自豕僮乎凡古或語孝高、憂之不知所
出然亦不能自諱令石田三成常就問事孝高稍不
為礼三成訴之禁不得出入府門孝高看調長政曰
汝輩無患矣既從攻小田原慶長初使觀朝鮮還言
朝鮮不可有諫置大將語在具事中明圍蔚山諸將
畏眾欲不赦孝高父子屬諸將往擊大破明孝高無
慮三加朝鮮安集吏民合謀議父子之功尤多初孝
高淺野長政傳命召三成發諸將攻晋州三成至見

二子圍棊久之不見三成、怒走出不得令諸軍
使長政幸長獨攻晋州、拔三成亦言之使二子
得眾從是長政幸長怨三成決於骨髓三成之禍蓋
萌於此孝高諫秀次曰大將老暴露于外矣君為人
之子日縱淫樂不憂軍國之事父出子居事之大恥
者受禍不久早請渡海底幾獲免不然臣不復見君
秀次不從居數月以及誅秀吉覺孝高見三成將搆
難于神祖必其破而深結神祖、亦稚知其能每
有事必咨稚冬河舊人無子聞者既長政從伐會津
留先弱五千人城中津三成使者至秀次出未知所

從孝高語其相賴勝必勿背內有秀秋後伐三成者孝
高本謀也孝高見使者陽与之求七州使者去罷從
拓士專終攻戰之具尤古或諫孝高曰東兵不捷增
高至天無益于守終四境防盜賊結隣國討不服勝
不勝皆利于我是時故豈後侯大友義統與赤信勝
大田政信發兵應三成中川秀成將田原紹忠宗像
掃部從義統于立石義統謀臣吉弘統幸攻木築聞
孝高至引掃立石孝高先鋒井上之房木築守松井
仇渡追敗之于石垣原孝高乃併木築高田兵伐義
統斬統幸掃部誘義統虜之安收富來牟礼小倉久
留米成降具士去者送妻幣願仕者祿之歸者曰多
三成破薩族歸孝高所置水兵燒舟大獲亦加藤清
正鍋島勝茂會于仇敷將伐薩會賜書罷兵神祖台
孝高為軍師欲加爵位稱病不仕事神祖曰范蠡有
言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子今用之亦范蠡已丑
湖之志不可奪迨時封中國見請倫塞上悅孝高乃
築室黑谷諸侯見上礼之爭候伺求是孝高惡之去
歸筑前与農商雜居不當其所見健士善遇之為侯
時饒富自奉甚儉日根野備中還自朝鮮見孝高欲
掃前所假与具息偶有饋魚者召拔人烹其首備中

見不憚出所持未孝高曰昔有万里之行豈望見及
竟不受脩中慙收金而去以常生瘡集所拭紙作屏
風德祖常稱爲日本張良見親善自三成亂意不憚
其所爲稍踈之慶長九年病將死長政曰我不若
汝者有四鳥事四主咸得其驩不若侯于大國不若
先衆赴敵不若善深謀不若汝不若我者有二鳥衆
哀我死而不哀汝死以我寬有恩汝嚴急期也我嘗
思彙汝爭衡天下其不濟者天也見愛人趨時不失
咸汝所不若也命婢執履之左水石拮与之曰脩物
而出則後機汝多思慮恐不能立大功于天下執編

蒲可裏飯曰國主民之主食汝好宝賤食恐財匱竭
既奉人知過罵不容口長政承前言之孝高曰汝固
當不知強病爲此者爲汝也聞者莫不流涕竟不起
辛初伊丹賣膏沐者栗山利安負孝高而免後爲相
治國侍童母里友信不識字舉爲將後藤基次管正
利里田一成共爲股肱良臣而基次子政次不悅長
政亡入改長政年十四從軍獲首級孝高將死賤岳
歸長政在途悟曰畏死去親冰人也揚鞭還軍所喪
信勝誘中津豪作亂長政討午之襲封如朝鮮明字
如松出千王城南衆見長政從數騎馳之曰今日必

捷矣為人所重如此又當軍中無事獵多得虎三成
如次山其黨尚謹長政見堀尾吉晴曰向島未足歛
衆之心君何不議請居城中且奉行居城中持文書
如向嶋日不下三四開閉不時主者疲勞吉晴曰謹
承命矣諸曹吏見三成免欲求媚神祖便與共請居
城中稍訛諸將絕于三成自小山還至大磯神祖疑
正則為憂追召長政謀之長政失明無之初神祖名
保科正直女為長政婦從姑居攻栗山利安掩舟出
謂船主莫使津卒見吏搜之便殺孝高以長政善正
則憂與共倍婦見真擊至大悅作伎樂三日至攻收

阜長政等如合渡三成兵阻水而陣諸將曰河水方
盛基次在烏何不召與計基次日內府欲見諸將之
於三成今日之事不在勝敗言未畢諸將駢馬而渡
破三成兵至呂久川進壁于赤坂通使西諸侯使婦
神祖奇計極多出關原從勇敢之士十余人衝三成
陣翼得三成々是以先敗追至伊吹攻次山以功
封筑前為筑前守初秀吉入九州叔仲哀帝管丞相
祠田長政至終作置祭邑撫幼敬老民大悅方無事
會賓友極歡約故老互舉其過以故友信等常得規
主之過小瀨甫養作史諸侯爭贈金帛求美名長政

難之日我家為國而不為谷甲寅居江都遣子忠之
從軍明年從居軍之後是時忠之病強起從軍元和
未長政卒忠之代疾忠之前是賜松平姓寬永十三
年部寺澤堅高松倉重次松浦隆信大村純信谷衛
政蔭田權佐土方雄高小出吉英小出吉親松原重
長伊東長昌官城主膳加藤卷興黑田長興黑田高
政城江都助藤賊起太宗使長興高政發筑前兵可
二萬人別遣舟軍衝扼海路又令忠之往賊夜伐殺
黑田監物斬賊百余人城將破忠之令軍有進無退
必先登縱我死無扶去明日攻府之壘船入崎港出
兵万二千船百余艘後忠之造大船賦婦人髮為繩
栗山利章利安子也屢直言忠之將攻之長崎尹竹
中重次逮利章送江都忠之所為諸不法事盡露上
徵忠之、、恐不知所出小川內藏自長政時典朝
聘之禮調忠之曰利章告國陰事公恐無福公用臣
之言臣使公無所不安不然臣不能從忠之曰不敢
我之身便子之身也唯子制之忠之禡使者如江都
舍于浮屠內藏率疾之從徐行如疾之行至關上勅
吏勿納筑前侯于關會已如江都上怒台忠之廷与
利章辨忠之不言吏乃訊內藏、、不言久之曰天

下之事一至于此利章為大臣秉國之柄不念以死
報君陷主于不義而求身之榮眾不足族臣忠之不
敢自惜恐天下之事從是壞君臣之固從是發是以
不敢言因放聲大哭上聞之肅然改容廷中大駭利
章終伏罪赦忠之不問盡損儀衛嚴宗時忠之卒子
光之立光之子綱行好外敬遺書于阿波世子光之
發之立次子綱政致仕綱政初養于蓮池侯綱政子
宣政德宗時遣兵逐蠻舩于崎港無子以禪侯長清
子繼高為後繼高立子肥後平筑肥不通百余年筑
前自如水辭爵位世為侍從賜松平氏初筑前立禪

侯三忠之立封弟長興為秋月侯高政為東蓮池侯
高政後再傳至綱政繼宗國蓮池絕綱政時封弟長
清為直方侯給事于中德宗時死絕封長興子長重繼高
田侯世子加福山給事于中遷奏者今秋月侯長治
實野村氏之子也云

藤堂高虎佐木氏疏屬也父虎高育于藤堂氏胃
其姓為藤堂氏仕淺井長政高虎十三殺賊十五從
父戰姊川淺井亡仕阿閉政宗磯野盛景織田信澄
咸以容從軍最後仕羽柴秀長政但州三年克賜食
邑并諸大夫復平紀州賊入阿降木津一宮長曾我

部元親因高虎請降從伐薩還秀吉令高虎子卅羽
高吉增食二万石高吉者長秀子所養于秀長既如
朝鮮會秀長嗣子秀後死去如高野秀吉討高虎
今治与加藤嘉明伐元均于唐嶋取舟大小千余增
食八万石秀吉薨先令神祖利家一人往罷兵于朝
鮮利家病當行利家等止之曰幼主在繼祿之中公
行無所受令乃觀可行者莫若高虎中途聞兵皆至名
古屋而歸大老奉行不憚神祖或謀作難神祖所善
遇加藤清正加藤嘉明淺野幸長細川忠興福島正
則鍋島直茂赤松忠政有馬則賴全赤松長迎織田長益
京極高次大谷吉継新庄直頼等執兵備之而引与
深謀者高虎輝政孝高父子他人無知神祖適前田
氏高虎棄婦人之與俟于河上遂從見利家偶三成
緇衣而至不歡去如高虎部輝政等亦盛兵而待三
成不動慶長丑年自宇都宮引兵西出破三成兵于
合渡諸將衆勝欲攻大垣高虎以為諸將破三成么
之威無伸天下謂監軍壁子赤坂神祖至关原高虎
至鎮高知當于吉継与秀休夾攻殺之成集三成軍
三成是以敗既往和州足郡山增食二十万石为世
子友從是參帷幄者正信与高虎耳甚親寵常遊

部及適它必從乃居母江都自徵列侯罷臣之質列
侯家屬從江都徙高虎殺之以規都城增封二万石
命發紀以西至備但十二州城筮山三年罷十三年
移封上野明年遣兵戍汾路使如肥後復定宇和島
甲寅神祖至二條詣行軍對曰諸侯未知所嚮臣願
先往試夜以觀天下之變以和州乘如天王寺屯河
內城木津者咸逃居二十日真田幸村後藤政次欲
伐高虎會諸侯皆至攻伐一人作書遺高虎為失道
至中軍其略曰二公果如子之策分諸侯為二一者
塞河州一者塞泉州絕其糧道進不得戰退不得去

雖良卒不得脫也子所欲之地不旬使得神祖台高
虎曰彼固不知子之二條之言子莫使復為燒鐵書
其題曰秀賴斷指桑城川之下南條忠成与高虎相
聞燒城內兵或告秀賴誅之會城中有失火加越兵
攻城死傷甚多高虎獨以為非其期不出頃之城兵
相劇高虎遽起傳城鳴金而退上望視曰高虎之衆
如指之徒臂無不如意命連柵絕內外之道鑿地道
深入會和議成明年至千塚欲據堤至堤不止古部
遇木村重成于若江尤部遇長曾我部盛親于矢尾
死者如之井伊直孝自側擊重成，，死盛親亡此

日也高虎直孝大失亡明日改以加越為先鋒使高
虎陣其間前後所斬三千七百級秀賴死改令水原
石見變姓名如京師欲為秀賴報仇高虎捕得之於
是賜高虎重書金銀室馬谷一名刀一進階從四位
下益土万石既以奉行起光陵及以私財造廟千上
野寬永初拜侍從益土万石平于元少將子大學从
高次嗣前所子養官内少輔高吉以讓不立与之若
張二万石高虎作誡子一編言敬老愛幼早寢早起
不赴宴會禁奢靡誦經史事又叙已所以起傳諸子
孫是時未著殉死之法恐已死多喪良士令吏問命

在旦夕誰相從地下願知其人吏得七十人見高虎
見之曰朝廷命藤堂氏世為先鋒不得殺士送
葬自弱其兵上令如此且人孰無死歟同歸泉下早
晚必相見於是感止不死初高虎与信澄不相得行
迨貴屬其子信重使有邑人以是稱之愛士如親戚
有辭去者解刀与之曰子不得志復未共飲食遣之
後至則待之如初高次復為元少將治于阿濃津高
次老子高久立以久居封弟高通高久卒弟高睦立
高睦卒兄高通子高敏立高敏德宗時卒久居族高
治立更立其季父高賢為久居族高賢死立高敏弟

高陳後高陳子高治又入嗣宗立公族高豐為久居
度久之國有年高治欲貯穀有司曰價賤省俸給用
尚恐不繼何以有年果度慨然曰此常事耳遭凶荒
何以振民有年而不貯何時能貯命縣邑建倉百姓
聞合下私誦一日祈神乞度之福

史臣曰織豐之間起者大抵威驚驚而輝政獨寬大
也且有此子此孫初承其業揚其名也知子莫若父
長政所事能得驩心而莫自解人主之疑高虎出入
能處其間智哉小川慷慨引大休脫其君之厄可謂

奇士矣

